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五十二目錄

元稹 六

元稹 六

錢重物輕議

右臣伏見中書門下牒奉進止以錢重物輕爲病頗甚宜令百寮各隨所見作利害狀類會奏聞者臣備位有司謬總邦計權物變弊職分所當固合經心自思上達豈宜待問方始啟謀臣伏以作法於人必求適中苟非濟衆是作不臧所以夙夜寘懷重難其術伏奉制旨旁採庶寮臣實有司敢不知愧既不早思所見上沃聖聰今乃備數庶官

肩隨奏議無乃失有司奉職之體負尸位素餐之責況道謀孔多是用不集盈庭之言自古所知至於業廣卽山稅徵穀帛發公府之朽貫禁私室之滯藏使泉流必通物定恒價羣議所共指事皆然但在陛下行之有司遵守利害之說自足可徵若使將廣引古今誕飾詞辯有齊畫餠無益國經恐重空文不敢輕議謹議

遷廟議

謹按禮官以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神主升祔則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神主爲代數當遷之廟議者云

中宗復辟中興當爲百代不遷之廟臺省官等又議云則
天爲居攝則中宗非中興之主不得爲不遷之廟以愚所
裁皆非得禮之中也案禮官與臺省官等議但以爲中宗
非中興故不得爲不遷之宗曾不知雖實爲中興亦不得
爲不遷之廟何則祖有功而宗有德葢謂始有功者爲祖
始有德者爲宗非謂後代有功有德者盡爲祖宗也禮緯
云唐虞立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爲五夏不立太祖之廟
四廟而已至後代以禹爲宗亦立五廟其餘仲康復厥位
少康代寒浞豈非嗣夏中興哉竝無祖宗之號至殷以契

爲始祖初立五廟後代以湯爲宗遂立六廟太戊武丁之徒雖有中宗高宗之名葢子孫加之懿號而已亦無不祧之說周人以后稷爲始祖後代又祖文王而宗武王遂立七廟唐虞夏殷周雖立廟之數不同其實親親之廟皆以四爲准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葢后稷文武三廟爲不遷其餘成康已降盡爲祧廟故周禮守祧注云先公之祧祔於后稷之廟先王之祧祔於文武之廟若以爲後代有功有德者盡爲不遷之廟則成康刑措宣王中興平王東周之始王並無不祧之說豈非有

功有德哉葢以爲七廟之數既定若親盡之廟不毁則親
親之昭穆無所設矣故不得不祧耳至漢承秦滅學之後
諸儒不通大義匡衡貢禹之徒遂建議云高帝爲太祖孝
文爲太宗孝武爲世宗孝宣爲中宗惠景已下爲遷廟適
值漢祚不永昭成已降德不逮於四君向若漢有八百之
祚繼德之君有若孝文孝武者七人盡爲不遷之廟豈可
後代遂不祀其祖禰哉不經之言孰甚於此又有以七廟
之外别立祖宗之廟爲說者以理推之尤爲不可假如聖
朝以景皇帝爲太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爲高祖文武

大聖大廣孝皇帝爲太宗別列昭穆之廟六合不遷之廟爲九葢以爲積厚者流澤廣故以增親親之廟六矣夫傳無窮者爲萬代計國家以聖生聖以明繼明無非有德之宗盡爲有功之祖則百祖千宗盡居別廟於禮又可乎必若俟其褒貶然後定祧遷則是臣子有輕議之非萬代無可傳之法考殷周則無據言情理則兩乖考古宜今孰云可者曷若削漢朝不經之說徵殷周可久之文從親盡則遷之常規爲萬代不朽之定制不易親親之祀終無惑感之疑誠一王之盛典也謹議

對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

問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業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匡時濟俗罔不率繇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捨斥已之至論進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代茲朕所以歎息鬱悼思索其眞是用發懇惻之誠咨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驩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

聖宏化萬邦懷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浸澤於下升中於天周漢已還莫斯爲盛自禍階漏壞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念兹疲氓未遂富庶督耕植之業而人無戀本之心峻榷酤之科而下有重斂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昔主父懲患於晁錯而用推恩夷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啟迪來哲之懷眷兹洽聞固所詳究又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效

漢元優游於儒學盛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二途取捨未獲所從予心浩然蓋所疑惑子大夫孰究其旨屬之於篇興自朕躬無悼後害

對臣方病近古之策不行而陛下卒及之是天下人人之福也微臣其敢忍意而不言乎且臣聞之古者以言賦納豈虛美哉蓋用之也是以益贊禹而班師說復王而作命斯皆用言之大畧也洎漢文帝差不若堯舜始以策求士乃天下郡國有賢良之貢入焉蹇諤者晁錯而已至武帝然後董仲舒出然而卒不能選用條對施之天下夫用其

策不棄其人以其利於時也得其人而棄其策又何爲乎若此則徒設試言之科而不得用言之實矣降及魏晉朝成而暮敗之不暇又惡足言其策哉我唐列聖君臨策天下之士者多矣異時莫不光揚其名聲寵綏其爵祿然而曾不聞天下之人曰某日天子降某問得某士行某策濟某功抑不知直言之詔屢下而直言之士不出耶亦不知直言之士屢出而直言之策不用耶今陛下肇臨海內務切黎元求斥巳之至言責著明之確論實命說代言之盛意也微臣何足以承之然臣所以上愚對皆以指病陳述

而爲典要不以舉凡體論而飾文詞事苟便人雖繁必獻
言苟諧理雖鄙必書固不足以副陛下懇惻之誠庶可以
盡微臣體用之目耳伏願陛下以臣此策委之有司苟或
可觀施之天下使天下之人曰惜哉漢文雖以策求士迨
我明天子然後能以策濟人則臣始終之願畢矣如或言
不適用策不便時則臣有瞽聖欺天之罪將寘於典刑陛
下固不得而宥之矣亦臣之所甘心焉臣伏讀聖策乃見
陛下悼禮樂之寖微恤黎人之重困責復盛濟艱之術酌
推恩寓令之宜斯皆當今之急病也微臣敢不別白而書

之昔我高祖武皇帝撥去亂政我太宗文皇帝韃櫜干戈被之以仁風潤之以膏露戢天下之役而天下之人安省天下之刑而天下之人壽通天下之志而天下之氣和總天下之衆而天下之衆理理故敬讓之節著和故歡愛之化行是以革三王之所因兼六代之盡美稱至德者舉文皇以代堯舜豈異事哉有誠信以將之也明皇帝卽位實號中興方其任姚宋而右賢能也雖禹湯文武之俗不能舉焉四十年間刑罰不試人用滋植四海大和於是奉升中告禪之儀則封泰山而秩嵩華念歲巡時邁之典則去

咸鎬而朝洛陽禮既畢行物亦隨耗天寶之後徭戍作興
氣盛而微理固然也曩時之乳哺而有之者一朝爲兵殲
之兵興以來至今爲梗兵興則户減户減則地荒地荒則
賦重賦重則人貧人貧則逋役逃征之罪多而權宜之法
用矣今陛下躬親本務首問羣儒念禮樂之不興歎昇平
之未復斯誠天下之人將絶復完之日也微臣何幸而對
揚之微臣以爲將欲興禮樂在先富黎人將欲富黎人在
先息兵革息兵革之術臣請畧言之夫古所謂銷兵革者
非謂幅裂其旗章銷鑠其鋒刃而已也葢誠信著於上則

忠孝行於下敬讓立於內則夷狄和於外夷狄和則邊鄙之兵息敬讓立則爭奪之患銷爭奪之患銷則和順之心作和順之心作而禮樂之道興矣此先王修政輯兵興禮樂富黎人之大畧也陛下必欲責臣以詳究之術臣又請指事以明之夫食力之不克雖神農設教天下不能無餒殍之人矣是以古之不農而食之者四而已矣吏有斷獄之明則食之軍有臨敵之勇則食之工有便人之巧則食之商有通物之智則食之是四者率皆明者勇者巧者智者之事也百天下之人無一二焉苟不能於此者不農則

不得食不織則不得衣人之情衣食迫於中則作業與於外是以游食者恒寡而務本者恒多豈強之哉彼易圖而此難及也今之事則不然吏理無考課之明卒伍廢簡稽之實百貨極淫巧之工列肆盡兼幷之賈加以依浮圖者無去華絶俗之貞而有抗役逃刑之寵假戎服者無趫乘挽彊之勇而有横擊詬吏之驕是以十天下之人九為游食惷朴愚謹不能自遷者而後依於農此又非他彼逸而易安此勞而難處也以惰游之戶藏富而耕桑之賦愈重曩時之十室共耕而有不給者今且聚之於一夫矣雖有

慈惠之長仁隱之吏尚不能存若懵斷擊搏之則將轉移於溝壑矣今之課吏者以賦斂無遺負爲上以臣觀之足陛下之賦者誠所以害陛下之人耳若然則農桑之賦旣如彼惰遊之衆又如此耕桑之賦重則戀本之心薄惰遊之戶衆則富庶之道廢此必然之理也今陛下誠能明考課之法減冗食之徒絕雕蟲不急之功罷商賈兼幷之業潔浮圖之行峻簡稽之書薄農桑之傜興耕戰之術則惰遊之戶盡歸而戀本之心固矣戀本之心固則富庶之教興矣而貞觀開元之盛復矣若此則旣往之失由前將來

之虞由後在陛下悠久戒之慎之而已至於主父偃乘七
國并吞之後將分裂而矯推恩管夷吾當諸侯爭奪之時
先詐力而行寓令皆一時之權術也豈可謂明白四達與
日月齊明於聖朝哉臣雖賤庸尚不敢陳王道於帝皇之
日況權術乎此臣之所甚羞也故不及詳究言之臣伏讀
聖策又見陛下以爲執契則羣下用情躬親則庶官無黨
以漢元尚學而衰盛業謂光武課吏職而昧通方以臣思
之皆不然也夫委之於下而用其情蓋考績之科廢而清
濁之流濫也尚儒術而衰盛業蓋章句之學興而經緯之

文喪也課吏職而昧通方盖苛察之法行而會計之期速也臣請條列而言之夫神農之斲耒耜教耕耨所以墾良田而殖嘉穀也然而不能遏稂莠之滋焉其所以遏之者芟夷錢鎛之而已唐堯之闢朝廷宅百揆亦所以植禹舜而種皋陶也又不能遏共工驩兜之逆焉其所以遏之者放棄殛誅之而已神農不以稂莠滋而廢耒耜之用故能存用器之方唐堯不以四罪進而奪舜禹之任故能終任賢之道若此則陛下之所任顧何如耳豈可謂任之必不可哉至於考績之科廢章句之學與經緯之道喪會計之

朞速皆當今之極弊也幸陛下反漢元光武之事臣遽數以終之令國家之所謂興儒術者豈不以有通經文字之科乎其所謂通經者又不過於覆射數字明義者纔至於辨析章條是以中第者歲盈百數而通經之士蔑然以是爲通經固若是乎至於工文自試者則不過於雕詞鏤句之才搜摘絶離之學茍或出於此者則公卿可坐致郎署可俯求崇樹風聲不由殿最連科者進速累捷者位高拱嘿因循者爲清流行法莅官者爲俗吏以是爲儒術又若是乎哉其所謂課吏職者豈不以朝廷有遷次進㧞之用

乎臣竊觀今之備朝選而不由文字者百無一二焉夫施眾網而加一禽尚不能得況張一目以羅萬品而望其飛者走者大者小者盡出其間其可得乎哉以此察羣吏羣吏又可察乎苟或不可察又可任之而絶其私乎哉此所以陛下將執契而歎用情念垂衣而懼不理葢臣所謂課察之道不明也陛下誠能使禮部以兩科求士凡自唐禮六典律令及國家制度之書者用至於九經歷代史能專其一者悉得謂之學士以環貫大義而與道合符者爲上第口習文理者次之其詩賦判論以文自試者皆得謂之

文士以經緯今古理中是非者爲上第藻繢雅麗者次之凡自布衣達於未在朝省者悉得以兩科求士禮部第其高下歸之吏部而寵秩之若此則儒術之道興而經緯之文盛矣吏部罷書判身言之選設三式以任人一曰校能之式每歲以朝右崇重者一人與禮部郎校天下羣吏之理最在第一至第三者校定日據其功狀而登進之牧宰字人之官籍之爲理者則上賞行焉若此則遷次之道明而遲速之分定矣二曰任賢之式每歲内自僕射至於羣有司之正長外至於廉問節制者各舉備朝選者一人外

自牧守内至於百執事之立於朝者各舉吏郡縣者一人因其所舉而授任之辨其考績而賞罰之不舉賢爲不察舉不賢爲不精不精與不察之罪同若此保任之法行而賢不肖之位殊矣三曰敘常之式其有業不通於學才不應於文政不登於最行不知於人則限以停年課資之格而役任之若此則敘用之典恒而尺寸之才無所棄矣兩科立則羣材遂三式行則庶官當陛下乃執左契以御之總樞極以正之委庶官如心目之運支體豈支體運而無效於心目乎察羣材如明鏡之形美惡豈美惡形而逃隱

於明鏡乎然後陛下闢四門使可言之路通明四目以天下之目視達四聰以天下之耳聽不私其心以百姓心爲心端拱巖廊高居宸極以冕旒自蔽而秋毫必察以黈纊塞耳而聲響必聞則彼漢元章句之儒光武督責之術又烏足爲陛下言之哉且臣聞之聖人在上人不夭札若臣者生未及壯戴陛下爲君仁壽熾康未始有極何忽自苦墮肝膽而言天下之事乎臣以爲國家兵興以來天下之人慘怛悲愁五十年矣自陛下卽位之後戴白之老莫不泣血而話開元之政臣恐此輩不及見陛下功成理定之

化而先歆恨於窮泉此臣之所以汲汲於心者陛下能不憐察其意乎謹對

錯字判

丁申文書上尚書省按之辭云雖誤可行用

文奏或差本虞行詐此例可辦必有原情茍異因緣之姦則矜過誤之罰丁也方將計簿忽謬正名曾不戒於毫遂見尤爲起草然以法存按省誤有等差倘以百爲千比賜縑而難赦若當五而四縱闕馬而何傷茍殊魚魯相懸宜恕甲由未遠按其非是雖懷三豕之疑訴以可行難書

一字之貶請諸會府棄此小瑕非愚訴人在法當爾

易家有歸藏判

甲爲處士家畜歸藏易常以七八爲占隣人告其左道不伏

四營成易本用窮神三代演圖孰云疑衆甲志敦素履學洞青囊不言非聖之書忽招誣善之告雖九六布卦我則背於周經而七八爲占爾盍觀於殷道徒驚異象曾是同歸辨數雖冠履相睽得意而筌蹄可忘且穆姜遇艮足徵麟史之文尼父得坤亦驗歸藏之首以斯償責可用質疑

修隄請種樹判

乙修隄畢復請種樹功價有司以爲不急之務

乙固請營繕令諸侯水隄內不得造小隄及人居其隄內外各五步幷隄上種榆柳雜樹若隄內窄狹地種擬充隄堰之用

善防既畢固合程功柔木載施亦將補敗乙之亟請誰謂過求隱椎之役雖終列樹之思尚切有司見阻無備實難苟惓養材之資益非長利遠求爲楗之用豈不重勞當有取於繕完顧何煩於藝植且十年可待五步足徵防在未

萌著之先甲因而致用庶無觚子之災言之不從恐累匏瓜之繫

夜績判

得縣申歲十月入人里胥使婦人相從夜績每月課四十五功聽其歌詠行人善之徇於路按

察禁之太師以失職致詞

天迴地旋陽生陰息玉衡指孟冬之野促績鳴寒金昴臨短景之昏厥人當隩相彼同色邑疑作懋哉惟時戒坐塾之里胥稽其既入率同巷之衆婦績以相從素緒霜柔其紛

如於永漏紅光炎上俱省費於餘輝夜兼功以日多日存課而年最若蘼叔之勸蜀孺袴興謳類古公之居𦈢茅綯斯誦故令風俗翕習家室乃宜有未得其所煞或心傷而發詠則摽梅求吉編王化之音采芑懷征列雅章之內行人掌乎宣布載在搜揚得詠言於此邦將遐徇以遒邁太師典樂允被克諧之恭按察觀風何爲失職之禁先王制法寧罰有詞

田中種樹判

乙於田中種樹隣長責其妨五穀乙乃不伏

百草麗地在物雖佳五稼用天於人尤急乙姑勤樹事頗害農收列植有昧於環廬播穡遂妨於終畝雖椅桐梓漆或備梓人之材而黍稷稻粱宜先后稷之穡苟虧冒隴焉用成蹊縱有念於息陰豈可侔於望歲植之場圃合奉周官置在田疇殊乖漢制既難償責無或順非

屯田官考績判

戊為營田使申屯田官考課違常限省司不收

辭云待農事畢方知殿最

要會有期誠宜獻狀籍斂未入何以稽功戊也將俟農收

方明績用三時罔害然有別於耗登五稼未終安可議其誅賞當從責實寧俾課虛苟欲考於歲成姑合畢其田事雖賢能是獻比要宜及於計偕而稼穡其難收功當俟於協入詳徵著令固有常規農扈之政不乖蘭省之非斯在

怒心鼓琴判

甲聽乙鼓琴曰爾以怒心感者乙告誰云詞云

粗厲之聲

感物而動樂容以和苟氣志憤興則琴音猛起倘精察之不昧豈情狀之可逃況乎乙異和鳴甲惟善聽克諧清響

將窮舞鶴之能俄見殺聲以屬捕蟬之思憑陵内積趨數外形未平君子之心翻激小人之愠旣彰蓄憾詎爽明言詳季札之觀風尚分理亂知伯牙之在水豈曰譸張斷以不疑昭然無妄宜加黜職用刺褊心

迴風變節判

甲鼓琴春叩商秋叩角樂正科愆時失律訴云

能迴風變節

八風從律氣必順時五音迭奏和則變節絲桐之妙苟極寒暑之應或隨甲務以相宜因而牙動和飯牛之唱白露

乍結於東郊授舞鶴之聲青陽忽生於南呂鼓能氣至蓺與天同且異反常之妖何傷應感而起惡夫典樂曾是濫科涼風徐動於鄭奏遽云失節寒谷倘移於鄒律何以加刑克叶之薰無令賓棘

五品女樂判

辛爲五品官有女樂五人或告於法訴云三品

已上有一部不伏

聲樂皆具以奉常尊名位不同則難踰節辛也榮沾五命始用判懸僭越三人終乖儀制非道不處多備何爲苟耽

盈耳之繁遂過桀兮之數廣張女列徒效尤於馬融內顧何功欲思齊於魏絳罔循唐令空溺宋音雖興一部之詞其如隔品之異請懲擾雜以償人言

學生鼓琴判

已爲太學生好鼓琴博士科其廢業訴云非鄭衛之音

夙夜惟寅雖無捨業琴瑟在御誰謂溺音苟未爽於克諧亦何傷於不撤已也良因釋卷雅尚安絃期青紫於通經喜趨槐市鼓絲桐之逸韻叶暢薰風好濫旣異於文侯和

聲豈乖於曾子欲科將落合辨所操㒓雜糅閒之淫須懲

煩手若經杏壇之引難責平心未詳綠綺之音何速青衿

之刺忝司綿蕝當隸國章載考繩違恐非善教

毀方瓦合判

太學官教冑子毀方瓦合司業以爲非訓導之

本不許

教以就賢雖無黷下俾其容衆則在毀方太學以將務發

蒙宜先屈已君子不器須懷虛受之心至人無方何必自

賢於物爰因善誘式念思恭將戒同塵之誡遂申合土之

譽況卑以自牧仲尼嘗述於爲儒禮貴用和子張亦非於拒我義存無傲道在可嘉長善之本不乖成均之言何憎

對父病殺牛判

壬父病殺牛祈禱縣以行孝不之罪州科違法

力施南畝屠則干刑祭比東隣理難逢福冠帶縱勤於侍疾鉟刃寧同於彼祆壬憂或滿容殺非無故愛人以德未聞易簀之言獲罪於天遂抵椎肥之禁志雖行孝捨則亂常父病誠切於肺肝私禱豈侔於繭栗且宋人皆用或免乘城之虞魏郡不誅終非棄市之律令不惟反政是以常

縣恐漏魚州符佩犢

對弓矢驅鳥鳶判

諸賜蕃官宴有司不以弓矢驅鳥鳶御史劾之

詞云非祭祀之事

蠻夷膺至潔牛羊以宴私弓矢載張備鳥鳶之鈔盜苟饋食而則爾豈薦饗之獨然況乎要服在庭舌人委體方示懷於犒飲胡廢職於敺除且賓主恪恭須防墜鼠之穢牲牢備禮寧無攫肉之虞曾是闕於弦弧復何徵於擊豕周禮盡在旣專分烏之司陳力自乖宜憚乘驄之劾

千歲龜判

問戊獻千歲龜有司以欺罔舉科訴云得之於

叢蓍之下

獻其介物雖合疑年驗以生蓍則當有數戊得茲外骨藉自幽叢嘗聞見夢之神將期百中況察退藏之所足辨千齡冀令僂句不欺誰謂蜉蝣與感盡徵幽贊寧罪矯誣居蔡於家則吾豈敢遊蓮有歲視子非無科之盍有不知獻者此宜無罪

對蓄客求魚判

蕃官一作客至鴻臚寺不供魚客怒辭云獺未祭

朝議失隨時之義

沙漠實來供宜必備澤梁有禁殺則以時信能及於鯢鯢化方行於蠻貊彼卿之屬得禮之中雖諭以象胥或聞彈鋏而徵諸獺祭未可振緡旣懷及物之虞遂阻烹鮮之請辭不失舊事必有初是曰國之典常焉用隨時之義且駒支昧禮信未習於華風里革當朝返有迷於夏濫矜其異俗責在有知合恕過求姑懲輕議

對宴客鼈小判

甲饗客羞鼈小客怒其不敬辭云水煩非傲

燕以示懷鼈於何有姑宜飲德豈誚水煩責外骨之不豐顧褊心之奚甚甲大將展禮旋遇過求水潦方塗且乏大爲貴者壺飡苟備何必長而食之我惟敬於上賓爾寧貪於介物小不能忍禮何以觀黨羞南澗之毛尚當遺味詎勞東海之鼈然後合歡詞未爽於少施怒難信於堵父

對養雞猪判

甲爲郡守令百姓養母猪及雞督郵諫其擾人不許

扇以仁風阜財爲急教之畜擾利俗則多甲位列憑熊政同佩犢將除饑餒之患用先蕃息之資俾爾生生非予擾擾二彘既佯於龔遂五牸足驗於陶朱訓養雖勤割烹斯利既符孳貨庶罔食貧使荷蓧之夫不空爲黍倚杖而牧豈獨刈葵人無見卵之思俗皆掩豆而祭實惟務本焉用他規且異米鹽之煩寧懼糾繩之誄

對狗傷人有牌判

癸家養狗傷人乙論官請償辭云有牌記行者

非愼

畜狗不馴傷人必罪有標自觸徵償則非旣懸迎吠之書

寧忘愼行之道癸非用犬乙豈尤人防虞自失於周身齧

噬尚貪於求貨有牌記而莫愼則欲請庚無標識而或傷

若爲加等徵詞可擬往訴何憑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五十三目錄

元稹七

元稹七

與史館韓侍郎書

侍郎退之足下稹與前襄州文學掾甄逢遊善逢故刑部員外郎濟之子濟天寶中隱於衞之青巖山採訪使苗公等五人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末以左拾遺就拜之適值祿山朝奏京師懇於上前求爲賓介元宗可其奏祿山還至衞縣遣太守鄭遵意詣山致命輟行信宿以俟之甄生懼其難免俛首從事至天寶十二載祿山反狀潛兆慮不

得脫乃僞瘖其口復隱青巖踰年而祿山叛即日遣僞節度使蔡希德緘刃逼名且曰或不可強斬首來徇既而甄生噤閉無言延頸承刃氣色和定若甘心然希德義而捨之祿山亦終不能致慶緒繼逆虜而囚之於東都安國觀代宗復洛甄生卧匡牀詣元帥府至則號摽自治代宗爲之動色遂命傳置長安肅宗高其行因授館於三司治所令從賊官因慙拜之受汚者莫不俯伏仰歎恨不即死於其地且夫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直操於利人之際而猶褊淺巽懦者之所不爲葢怫人之心難而害巳之避深也

況乎天下亂矣王澤竭矣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能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是以治平則爲公爲卿爲鵷爲鷺世變則爲虵爲豕爲獍爲梟者十恒八九焉若甀生冕弁不加於其身祿食不進於其口於天寶末葢青巖之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顯而廢忠不以不誅而從亂參合古今之士葢百一焉稹常讀注記鈌而未書謹備所聞葢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永永於來世耳子逢始生之歲顏太師崔太傅皆爲歌詩以美賢者之有後且序甀生之本末云及逢旣長耕先人舊田

於襄之宜城讀書爲文不詣州里歲饉則力穡節用以給足於親戚歲穰則施餘於鄉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前後斥家財排患難於朋友者數四由是以義聞襄之守狀爲文學始就羈於吏職積聞風既久因與之遊逢每冤其父之名不在於史將欲抱所冤詣京師告訴於司史氏盍行有日矣以愚料之甄子僕短馬瘦言簡行孤得不爲驕闇之所排訶則權力者疑誕以臨之固無自而入矣因曉甄生以無自入之勢且告以執事者辱與積游願得所冤之狀告甄生厚相信待由是輟行既而自思淬賤之中猶願

貢所聞於執事得非愚且僭耶然而誚笑之暇幸垂察焉不宣某再拜

叙詩寄樂天書

稹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識聲病時貞元十年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因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過外閫節將動十餘年不許朝覲死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豪卒愎之處因喪負衆橫相賊殺告變駱驛使者迭窺旋以狀聞天子曰某邑將某能遏亂亂衆寧附願爲其帥名爲衆情其實逼詐因而可之者

又十八九前置介倅因緣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諸侯敢自爲旨意有羅列兒孫以自固者有開導蠻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於几閣甚者擬詔旨視一境如一室刑殺其下不啻僕畜厚加剝奪名爲進奉其實貢入之數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斷俟甸之内水陸腴沃以鄉里計其餘奴婢貲財生生之備稱之朝廷大臣以謹慎不言爲朴雅以時進見者不過一二親信直臣義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間時或繕完隤墜豪家大帥乘聲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熾習俗不怪上不欲令有司備宫闥中小碎須

求往往持幣帛以易餅餌吏緣其端剽奪百貨勢不可禁僕時孩騃不慣聞見獨於書傳中初習理亂萌漸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久矣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翫激烈即日爲寄思元子詩二十首故鄭京兆於僕爲外諸翁深賜憐奬因以所賦呈獻京兆翁深相駭異秘書少監王表在座顧謂表曰使此兒五十不死其志義何如哉惜吾輩不見其成就因名諸子訓責泣下僕亦竊不自得由是勇於爲文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

旁備矣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爲詩性復僻嬾人事常有閒暇閒則有作識足下時有詩數百首矣習慣性靈遂成病蔽每公私感憤道義激揚朋友切磨古今成敗日月遷逝光景慘舒山川勝勢風雲景色當花對酒樂罷哀餘通滯屈伸悲歡合散至於疾恙窮身悼懷惜逝凡所對遇異於常者則欲賦詩又不幸年三十二時有罪譴棄今三十七矣五六年之間是丈夫心力壯時常在閒處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復嬾於他欲全盛之氣注射語言雜糅精粗遂成多大然亦未嘗繕寫適值

河東李明府景儉在江陵時僻好僕詩章謂為能解欲得
盡取觀覽僕因撰成卷軸其中有旨意可觀而詞近古往
者為古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為樂諷詞雖近古而
止於吟寫性情者為古體詞實樂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
為新題樂府聲勢沿順屬對穩切者為律詩仍以七言五
言為兩體其中有稍存寄興與諷為流者為律諷不幸少
有伉儷之悲撫存感往成數十詩取潘子悼亡為題又有
以干教化者近世婦人暈淡眉目綰約頭鬢衣服修廣之
度及匹配色澤尤劇怪艷因為艷詩百餘首詞有古今又

兩體自十六時至是元和七年已有詩八百餘首色類相從共成十體凡二十卷自笑冗亂亦不復置之於行李昨來京師偶在筐篋及通行盡置足下僅亦有說僕聞上士立德其次立事不過立言凡人急位其次急利下急食僕天與不厚既乏全然之德命與不遇未遭可爲之事性與不惠復無埀範之言兀兀狂癡行近四十傲名取位不過於第八品而冒憲已六七年授通之初有習通之熟者曰通之地濕墊卑褊人士稀少近荒札死亡過半邑無吏市無貨百姓茹草木刺史以下計粒而食大有虎豹蛇虺之

患小有蟆蚋浮塵蜘蛛蛒蜂之類皆能鑽嚙肌膚使人瘡痏夏多陰霪秋爲痢瘧地無醫巫藥石萬里病者有百死一生之慮夫何以僕之命不厚也如此智不足也又如此其所詣之憂險也又復如此則安能保持萬全與足下必復京輦以須他日立言事之驗耶但恐一旦與急食相符而終使足下受天下友不如已之誚是用悉所爲文留穢箱笥比夫格奕樗塞之戲猶曰愈於飽食僕所爲不又愈於格奕樗塞之戲乎昨行巴南道中又有詩五十一首文書中得七年以後所爲向二百篇繁亂冗雜不復置之執

事前所爲寄思元子者小歲云爲文不能自足其意貴其起予之始且志京兆翁見遇之由今亦寫爲古諷之一移諸左右僕少時授吹嘘之術於鄭先生病懶不就今在閒處思欲怡神保和以求其病異日亦不復費詞於無用之文矣省視之煩庻亦已於是乎

誨姪等書

告畚等吾謫竄方始見汝未期粗以所懷貽誨於汝汝等心志未立冠歲行登古人譏十九童心能不自懼吾不能遠諭他人汝獨不見吾兄之奉家法乎吾家世儉貧先人

遺訓常恐置產息子孫故家無樵蘇之地爾所詳也吾竊見吾兄自二十年來以下士之祿持窘絕之家其間半是乞丐羈游以相給足然而吾生三十二年矣知衣食之所自始東都爲御史時吾常自思尚不省受吾兄正色之訓而況於鞭笞詰責乎嗚呼吾所以幸而爲兄者則汝等又幸而爲父矣有父如此尚不足爲汝師乎吾尚有血誠將告於汝吾幼乏岐嶷十歲知方嚴毅之訓不聞師友之資盡廢憶得初讀書時感慈旨一言之歎遂志於學是時尚在鳳翔每借書於齊倉曹家徒步執卷就陸姊夫師授栖

栖勤勤其始也若此至年十五得明經及第因捧先人舊書於西窗下鑽仰沉吟僅於不窺園井矣如是者十年然後粗霑一命粗成一名及今思之上不能及烏鳥之報復下未能減親戚之饑寒抱釁終身偷活今日故李密云生願爲人兄得奉養之日長吾每念此言無不雨涕汝等又見吾自爲御史來効職無避禍之心臨事有致命之志尚知之乎吾此意雖吾弟兄未忍及此蓋以往歲忝職諫官不忍小見妄干朝聽謫棄河南泣血西歸生死無告不幸餘命不殞重戴冠纓常誓効死君前揚名後代歿有以謝

先人於地下耳嗚呼及其時而不思既思之而不及尚何言哉今汝等父母天地兄弟成行不於此時佩服詩書以求榮達其爲人耶其曰人耶吾又以吾兄所識易涉悔尤汝等出入游從亦宜切慎吾誠不宜言及於此吾生長京城朋從不少然而未嘗識倡優之門不曾於喧嘩縱觀汝信之乎吾終鮮姊妹陸氏諸生念之倍汝小婢子等既抱吾殁身之恨未有吾克已之誠日夜思之若忘生次汝因便錄吾此書寄之庶其自發千萬努力無棄斯須稹付崙

鄭等

代諭淮西書

某月日山南東道節度兼申光蔡等州招撫使檢校司空嚴某致書前彰義軍兵馬使吳侍御及淮西將士官吏申光蔡等州百姓等奉十月十九日詔書以某充申光蔡招撫使某月日遣使齎勅送付界首布告訖某頃鎮太原與吳侍御伯父相國公同受恩寄交問歲時歡好不絕僅十餘年可謂至矣及吳侍御先尚書繼當寵命某又領鎮荆南前好復修款密如舊弔喪問疾禮無不時亦可謂勤矣某與吳侍御伯父先父旣等夷於吳侍御實丈人行固已

私矣況朝廷以吳侍御因喪擾惑迷誤詔旨欲恩致訓未忍加兵仍以其爲招撫之使是吳尚書之嗣旣絶而由其有復聯之望捧詔以來夙夜憂歎不任憐痛之懷其欲上徵古類恐引諭不明切爲諸公以近事灼然在耳目者言之令吳侍御棄喪背禮捨父干君誘聚師徒希求爵位者豈不以貞元末年天下方鎮物故往往依憑衆請而得者十恒二三以此爲自偷之證耶甚不然也德宗皇帝御天下日久春秋高理務便安不欲生事或謀及卒伍而置師長葢一時之權也今天子二十八即皇帝位控一海内臣

妾夷狄赫然皇威熏灼白日初楊惠琳劉闢李錡猶守故態謂朝廷未即誅擒曾不知逾月之間皆頭懸藁街腰斬都市此諸公之所聞見也自是蠻夷慴竄戎臣震惕相與奔走朝闕之不暇今廟堂之上命將擇帥容易於授卿長即吳侍御希求非望之志安得復行於今日哉此衆不可憑位不可取之明驗也今吳侍御蓄聚糗糧繕完城壘偷侵縣邑不自危亡者豈不以貞元中吳相國爲讒邪所鬬錯誤朝章韓太保率衆奉詞而吳相國終以宥免又以此爲自偷之證耶又不然也日者謀議之臣算畫不審韓太

保行陣之將耳總統非所長而又徵天下烏合之衆以授之是以遷延進退不時成功然猶吳相國悔過乞降深自咎責朝廷多之僅乃全活且吳相國躬服節儉衣食與士卒同蓄貨力耕向三十載然後粗能支一戰耳今吳尚書馭衆日淺吳侍御年位俱卑諸將之在下者皆怏怏苟容非有威懷信服之志百姓日蹙賦斂月加天兵四臨耕織盡廢竊聞壯者刼而爲兵老弱妻孥呑聲於道路而欲以吳相國三十年拊循積聚之力爲自比甚相懸矣況國家命全軍之將用不竭之資烏尚書董懷汝之師李尚書舉

陳許之衆柳中丞以鄂之全軍軍於安陸令狐中丞以淮南之銳旅屯於壽春某以襄陽之勁卒數萬集於唐而又益之以魏博之驍騎江陵之強弩以攻則彼有壓卵之危以守則我無出疆之費用三州之賦敵天下四海之饒以一旅之師抗天下無窮之衆雖妾婦騃孩猶知笑之而況於義夫壯士哉若聖天子推含垢之化圖不戰之功使環而守之塞其飛走則男不得耕女不得織鹽茗之路絕倉廩之積空不三數月求諸公於枯魚之肆矣儻或神算風驅天威電激使齊攻四面各裂一隅彼若聚而待之則自

竊分而應之則不足東抗則西入南備則北侵腹背受攻首尾皆畏赤族之刑既迫輿櫬之計方施則固難期於曩時之宥免矣此又力不可支勢不可久之明驗也今吳侍御厚利買交嚴刑刼質謂王師可敵謂已衆不離者豈不以大將李義等言甘約重許以死生之爲耶又不然也夫李錡據吳楚之雄兼榷管之利選才養士向十五年獨以張子良爲腹心不貳之將故授以銳健先鋒之兵又以裴行立爲骨肉不欺之親故授以敢死酬恩之卒然而一朝遷延王命稱疾不朝子良朝倒戈以攻於外而行立夕縱

火以應於內錡則戮死而張裴甚榮此又諸公之所聞見也劉闢乘韋令饒衍之後廩藏穀帛以億萬計啖養士卒憑恃阻固以仇良輔有樸厚不搖之心是以成其要害而授之兵然而天兵一麾因壘來下席卷餘孽巴蜀大定闢則戮死而良輔甚榮此又諸公之所聞見也盧從史內蘊私邪外張威武熒惑天聽逗留王師以烏尚書有委用親信之恩故授之以爪牙衛已之衆然而睿略潛施元凶就執烏尚書清壘整旅以俟命從史放死而尚書甚榮此又諸公之所見聞也此數君子者豈受利不厚而誓約不明

哉蓋逆順之理殊而子孫之禍大也且田太保季安藉累
代繼襲之勢身沒之後允子不肖將卒聚謀而請之天子
天子嘉其忠而與之賚百萬之財以贍軍復三年之賦以
勵俗毂郎署之英以榮其賓介而坐專席操郡國者又相
繼彼魏博三軍之士豈獨不受恩於田氏父子耶蓋苦其
束縛禁閉終日以城門爲戰場思復泰然游泳於王澤耳
今國家用烏尚書爲重鎮所以警諸將囚縛受賞之功用
仇大夫爲先驅所以警城堡降下寵榮之利使田大夫統
魏博向義之旅所以勵三軍去邪附正之機奈何吳侍御

碎六尺之軀爲李義葉求福之費絕公侯之嗣爲淮西軍受賞之資其爲人謀也則厚矣自謀何薄哉此又將不可恃而兵不可係之明驗也今天子垂惻隱之詔建招撫之名吳侍御若束身歸朝將吏等繼踵向闕縱不得與烏尚書張金吾分封並位受立功之賞獨不得與田懷諫命服趨朝奉先人之家嗣乎且張伯靖五溪之蠻隸耳聚徒殺人爲惡甚大聖上憐其愚詔某招致之而猶據戎行之右職忝佐郡之清員豈獨於吳侍御洎淮西之將吏而阻其自新之路哉諺曰天不可違又曰時不可失書至之日善

自圖之如或違天失時寢而不報則王師進擊於外義士潛謀於中身首之戮指期肘腋之危坐見異日爲天下戮笑而李義等成封侯之利豈不大哀哉戎事方殷未獲周盡感念平昔與然動懷

上門下裴相公書

通州司馬元稹謹再拜獻書相公閣下昔者相公之掾洛也稹獲陪侍道途不以妄庸謟及章啟則固竊聞閣下以文皇勑起居郎書居安思危四字於笏上爲至戒矣今陛下當晉武平吳之後閣下卽周公東征而還安孰甚焉思

豈可廢況今四郎並開掃門之賓競至碣石餘沴束身之
款未堅則閤下推食握髮之意何遽移之於高枕擊鐘之
逸乎且夫得人則理之談實老生之常語至於切近猶飢
者欲食不可惡熟俗而不言也若積之末學淺見又安敢
引喻古昔於閤下獨憶得近日故裴兵部之爲人也甄辨
清淨號爲名流及其爲相也構致羣材棟梁榱桷咸適其
用人頗隘之至於激濁揚清亦無所愛吝是以秉政不累
月閤下自外僚爲起居郎韋相自巴州知制誥張河南自
邕幕爲御史李西川自饒州爲雜端密勿津梁之地半得

其人如故韋簡州勲及稹等拔於疑礙置之朝行者又十數然後排異巳之巨敵引協心之至交當時一二年間幾至於姦無蹊隧而政有根本矣及山東沴作上以兵事咨之則對以禁暴息人之外不能有以佐震耀是以樽俎之謀不專於廊廟葢廉善精微之士素熟於心冐而泛駕乘桴之才未嘗校量於左右也比於閣下今日之雄材大畧爲短矣然而卽世之後雖無李嚴廖立之思而十載之内備將相號名卿者多其引拔嗚呼方鮑叔之功斯不細矣昨者閣下方事淮蔡獨當鑪錘内藴深謀外排羣議始以

追韓信拔呂蒙爲急務固非叔孫通薦儒之日也今殊勲既建王化方行亦常念魏鄭公守成之難而三復文皇帝思危之詔乎以愚揆之欲人之不怨莫若遷授之有常欲人之竭誠莫若援拯於焚溺何謂有常而不怨以省言之由後行爲前行以臺言之自察院轉殿院苟不如是則怨矣苟能如是何怨哉何謂援拯而竭誠某又不敢移之於他人借如小生之庸且昧也固不及班行之中輩又敢自讓於郎吏之末者乎向使元和中一年爲拾遺二年爲補闕不三四年爲員外又三四年爲正郎則宰物者雖朝許

之以綸誥慕許之以專席厚則厚矣遽責其瀝肝瀝膽同
厮養之用力亦難哉及夫爲計不良困於溝瀆者十年矣
苟有舒其胝攣置之趨走者又安敢愛氣力吝心髓於和
扁耶是猶龜鼉之有泉鳥鳥之有林何嘗媿於水木苟或
縶而籠之鑠而檻之其或放之投之者則必啁啾顧慕以
報之報其免於難也今天下病溝瀆困籠檻思閣下藥之
養之投之放之者豈特小生而已哉且曩時之室閣下及
小生者豈不以閣下疏有居安思危之字爲抵忌對上以
河南縣尉非貶官爲說乎向非裴兵部一二明之則某終

老於窮賤固其宜也儻閤下復三二年遲迴於外任則少陽邀望之際固未得奉煌煌之命以周知其巢穴矣當元濟討除之始又安能定已成之策於上前排未亡之疑於衆口哉今天下能不有萬一於閤下之才畧而猶跼足帖脅私自憐愛其志力哉況當今陛下在宥四海與人爲天特降含垢棄瑕之書且授隨才任能之柄於閤下閤下若能蕩滌痕累洞開嫌疑棄仇如振塵愛士如救餒使恃才薄行者自贖於煩辱以能見忌者騁力於通衢上以副陛下咸與惟新之懷次以廣閤下好善救人之道使千百年

外謂閤下與裴兵部爲交相短長亦足爲賢相矣未盡善也且夫當陛下肇臨宇宙之初與得天久照之後愈光明矣安有裴兵部拔羣才於前則盡行閤下拔羣才於後則盡廢以閤下沐浴恩波之始與徽猷克壯之秋愈汪洋矣又安有救裴寰之罪換禹錫之官則盡易振天下之窮滯行渙汗之條目則盡難某雖至愚未敢然也某自十年遭罹多故每欲發書朋舊尚不敢盡陳其情豈不知干宰相有不測之罪耶熟自計之與其瘴死蠻夷自題不遇之牓比夫塵穢尊重伏危言之刑無異也聊因所善緘獻鄙誠

翹企刑書不敢逃讓不宣稹頓首

賀裴相公破淮西啟

某啟伏見當道節度使牒伏承相公生擒吳元濟歸斬闕下功高振古事絕稱言億兆讙呼天下幸甚某聞舉世非之而心不惑者謂之明羣疑未亡而計先定者謂之智日者天棄淮蔡畜爲汙潴五十年間三后垂顧聑爾元濟繼爲凶妖謂君命可逃以父死爲利聖上以睿謨神筭方議翦除羣下守見習聞咸懷阻沮公英猷獨運卓立不回內排疑惑之詞外輯異同之旅三軍保任一意誅鋤投石之

卯雖危拒輪之臂猶奮賴閣下忠誠憤激親自拊巡靈旗一臨餘沴電掃此所謂侯周公而後淮夷服得元凱而後吴冠平凡在陶甄孰不忻幸况某早趨門館抃躍尤深僻守遐荒不獲隨例拜賀無任踴躍徘徊之至

上輿元權尚書啟

某啟某聞周諸侯生桓文時而不列於盟會則夷狄之以其微不能自達於盟主也元和以來貞元而下閣下主文之盟餘二十年矣某亦盜語言於經籍卒未能効互鄉之進甚自羞之自陛下以環梁十六州之地授閣下麾葢鐵

榮元纛青旌晨一作泉魚符竹信車朱左右轓府罷軍司馬以上官屬刻節而總制之則其實爲環內之州司馬而又移族謁醫在閤下治所私心懽欣願改前恥然而吏通之初有言通之州幽陰險蒸瘴之甚者私又自憐其才命俱困恐不能復脫於通由是生心悉所爲文留置友善冀異日善惡不忘於朋類耳筐篋之類遂無遺餘方創新詞以須供贄不幸瘧瘼暴侵手足沉廢恐一旦神棄其形終不得自進於閤下因用官通已來所作詩及常記憶者共五十首又文書中得遷廟議移史官書戡難紀幷在通時敘

詩一章次爲卷軸封用上獻塵黷尊重帖伏迴遑謹以啟
陳不宣謹啟

上令狐相公詩啟

某啟某初不好文章徒以仕無他歧強由科試及有罪譴
棄之後自以爲廢滯潦倒不復以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
知好事者抉摘芻蕪塵黷尊重竊承相公特於廊廟間道
某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汗悚踴慙忝無地某
始自御史府謫官於外今十餘年矣閑誕無事遂用力於
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向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矇瞽

之諷達者有之詞直氣麤罪戾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唯盃酒光景間屢爲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爲律體卑痺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自遠然而病未能也江湘間多有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倣傚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於支離褊淺之詞皆目爲元和詩體某又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爲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爲次韻相酬蓋欲以難

相挑耳江湘閒爲詩者復相倣傚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爲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稹嘗以爲雕蟲小事不足以自明始聞相公記憶累句以來實懼糞土之墻庇以大厦使不摧壞實爲版築者之娛輒繕寫古體謌詩一百首百韻至兩韻律詩一百首合爲五卷奉啟跪陳或希構厦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欒櫨榱桷之材盡曾量度則十餘年之邅迴不爲無用矣詞旨瑣劣冒黷尊嚴伏候刑書不敢逃讓死罪死罪

與衛淮南石琴薦啟

疊石琴薦一出當州龍璧灘下 右件琴薦躬往採獲稍以珍奇特表殊形自然古色伏惟閣下稟夔旦之至德藴牙曠之元蹤人文合宫徵之深國器專瑚璉之重藝深攖醉將成玉燭之調思叶歌謡足助薰風之化願以頑璞上奉徽音一闕字響亮於五絃應鏗鏘於六律沉淪雖久提拂未忘儻垂不撤之恩敢効彌堅之用

制誥自序

制誥本於書書之誥命訓誓皆一時之約束也自非訓導

職業則必指言美惡以明誅賞之意焉是以讀說命則知輔相之不易讀允征則知廢怠之可誅秦漢以來未之或改近世以科試取士文章司言者苟務刓飾不根事實升之者美溢於詞而不知所以美之之謂黜之者罪溢於紙而不知所以罪之之來而又拘以屬對踳以圓方類之於賦判者流先王之約束蓋掃地矣元和十五年余始以祠部郎中知制誥初約束不暇及後累月輒以古道干丞相丞相信然之又明年召入禁林專掌內命上好文一日從容議及此上曰通事舍人不知書便其宜宣贊之外無不

可自是司言之臣皆得追用古道不從中覆然而余所宣行者文不能自足其意率皆淺近無以變例追而序之葢所以表明天子之復古而張後來者之趣尚耳

文藁自敘

劉歆云制不可削予以爲有可得而削之者貢謀猷持嗜慾君有之則譽歸於上臣專之則譽歸於下苟而存之其攘也非道也經制度明利害區邪正辨嫌惑存之則事分著去之則是非泯苟而削之其過也非道也元和初章武皇帝新卽位臣下未有以言刮視聽者予時始以對詔在

拾遺中供奉由是獻教本書諫職論事者表十數通仍為
裴度李正辭韋熏訟所言當行而宰相曲道上語上頗悟
召見問狀宰相大惡之不一月出為河南尉後累歲補御
史使東川謹以元和赦書劾節度使嚴礪籍塗山甫等八
十八家過賦梓遂之民數百萬朝廷異之奪七刺史料悉
以所籍歸於人會潘孟陽代礪為節度使貪過礪且有所
承迎雖不敢盡廢詔因命當得所籍者皆入資資過其稱
摧薪盜賊無不為仍為礪密狀不當得醜謚予自東川還
朋礪者潛切齒矣無何分莅東都臺天子久不在都都下

多不法者百司皆牢獄有栽接吏械入逾歲而臺府不得而知者予因飛奏絶百司專禁錮河南尉判官予劾之忤宰相旨監徐使死於軍徐帥鄆傳其柩柩至洛其下毆詬主鄆吏予命吏徙柩於外不得復乘傳浙西觀察使封杖決安吉令至死河南尹誣奏書生尹泰階請死之飛龍使誘趙實家逃奴爲養子田季安盜娶洛陽衣冠女汴州沒入死商錢且千萬滑州賦於民以千授於人以八伯朝廷饋東師主計者悞命牛車四千三百乘飛芻越太行類是數十事或移或奏皆主之貞元已來不慣用文法内外寵

臣皆喑嗚會河南尹房式詐詼事發奏攝之前所喑嗚者
呌噪宰相素以劾判官事相銜乘是黜予江陵掾後十年
始爲膳部員外郎穆宗初宰相更相用事丞相段公一日
獨得對因請亟用兵部郎中薛存慶考功員外郎牛僧孺
予亦在請中上然之不十數日次用爲給舍他忿恨者日
夜搆飛語予懼罪比上書自明上憐之三名與語語及兵
賦洎西北邊事因命經紀之是後書奏及進見皆言天下
事外間不知多臆度陛下益憐其不漏禁中語名入禁林
且欲亟用爲宰相是時裴度在太原亦有宰相望巧者謀

欲俱廢之乃以予所無搆於裴裴奏至驗之皆失實上以裴方握兵不欲校曲直出予爲工部侍郎而相裴之期亦衰矣不累月上盡得所搆者雖不能暴揚之遂果初意卒用予與裴俱爲宰相復有搆狂民告予借客刺裴者鞫之復無狀然而裴與予以故俱罷免始元和十五年八月得見上至是未二歲僣忝恩寵無是之速者遭罹謗咎亦無是之甚者是以心腹腎腸糜費於扶衛危亡之不暇又惡暇經紀陛下之所付哉然而造次顛沛之中前後列上兵賦邊防之狀可得而存者一百一十五苟而削之是傷先

帝之器使也至於陳暢辨謗之章去之則無以自明於朋友矣其餘郡縣之奏請賀慶之禮因亦附於件目始教本書至於爲人雜奏二十有七軸凡二百二十有七奏終殁吾世貽之子孫式所以明經制之難行而銷毀之易至也

白氏長慶集序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樂天樂天始言試指之無二字能不誤（原注具樂天與予書）始旣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郎高

郢始用經藝爲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
是性習相近遠求元珠斬白虵劒等賦洎百節判新進士
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皇帝册名天下士樂天對詔稱
旨又登甲科未幾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爲
喜雨詩秦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
予始與樂天同校秘書前後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譴掾
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及雜體前後數十章
是後各佐江通復相訓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
相倣效競作新詞自謂爲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

諭閑適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堠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間厠無可奈何予嘗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歌詠名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爲微之也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一金換一篇其甚僞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詔還予時刺郡

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纘成五十卷凡二千二百五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爲名予以爲國家改元長慶訖於是因號曰白氏長慶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爲多矣夫諷諭之詩長於激閒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贍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當碑記敘事制誥長於實啟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詞策剖判長於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哉至於樂天之官秩景行與予之交分淺深非敘文之要也故不書長慶四年冬十二月十日微之序